

商震 著

三余堂散記

作家出版社

三余堂散记

商震/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余堂散记 / 商震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5. 3

ISBN 978-7-5063-7810-9

I. ①三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5784 号

三余堂散记

作 者: 商 震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 合和工作室 [JOY + BONE] · 蒋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185

字 数: 115 千

印 张: 7.25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10-9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商震 1960年生于辽宁营口市。诗人，职业编辑。著有诗集《大漠孤烟》、《无序排队》和长篇纪实《写给上帝的白皮书》等。

汉人董遇是个好学之辈，又勤于劳作，便把读书习文的事儿放在三个时间段，即：“夜为昼余，雨为晴余，冬为岁余”。由此可知，董遇是个北方农民。“夜为昼余”不必多言。雨时不能耕作，便是“晴之余”。冬天大地封冻，无农活可做，又近年关，便是“岁之余”。

我喜欢这“三余”，因为我做不到利用所有的“余”来读书习文。于是，我给自己的书房挂匾：“三余堂”。

有了“三余堂”，我的那些“余”，依然被我随意挥霍。不是事务繁忙，不是红尘猛烈，是我没野心或无大志矣。

读钟嵘的《诗品》，对一段话感受颇深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照烛三才，晖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”

窃以为，此乃全书立论之基石也。

诗，一定要有“气”。

我对一首诗的判断，首先看其是否气韵贯通，气势灵动；然后再看其“气”之落脚处以及方向，至于温婉或磅礴则属诗人个体特征。

“气”是诗人外化的情感，“气”要动，动才是创造。诗人“气”动，才能让天地、鬼神动。当然，“气”与“动”要匹配得当，就是叙事与抒情的平衡，是词语在表达现场隐身而彰显趣味与意味。

外表的建筑无论多美，没有内在的诗人自己的感情贯穿，也是豆腐渣工程。

003

《春秋三传》中，我不喜欢《公羊传》。

《公羊传》看来看去，像几个人在写一篇命题作文，或者是开一个庸俗的作品研讨会。如果这几个人不是围绕着《左传》去说，我是一定看不完的。认真地说，《左传》并不客观，也不可能客观，像《史记》一样有着作者的主观色彩。如果把《左传》改成《左丘明中短篇小说集》，那么，《公羊传》就是几个在研讨

会上看“红包”说话的评论家和编辑。

迎合、甜腻、穿凿附会、主观随意是《公羊传》的特点，尽管这老几个是举着天下大一统的大旗，但我觉得，旗下的阴影里藏着他们想要得到的功名利禄。

自己获利而遗祸后人，导致以讹传讹，罪莫大焉。好在这老几位评述的是《左传》。

呜呼，这部《公羊传》曾是汉代国立大学的教材。

若是其他一些几近垃圾的文字也有几位名嘴、名家口吐莲花地“微言大义”一番，当时明眼的人看了是踩着了狗屎，后来智慧的人看了就要不断地吃苍蝇、骂祖宗了。

名嘴，重要的是要管住嘴。我们曾经的教材里不少“名篇”，误导了几代人。

我很喜欢曾国藩的一句话：“未来不迎，当下不杂，既往不恋。”希望“名嘴”们也喜欢。

004

一朋友手中有一白玉烟嘴，每每得意。前日，给我发一短信：“烟嘴破碎，玉还在。”我复：“为玉碎，值！”

孔子说：君子如玉。

玉何物也？温润。坚强。宁折不弯。洁白。有微瑕。有如此特征者，亦可称之为君子。

君子身上未必有玉件。

三国时，刘、关、张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，是玉质的诺言。梁祝“化蝶”，是对玉的向往。岳飞的“天日昭昭”、“还我河山”是玉的生死观。

有道：“黄金有价玉无价”，这是君子之言。可如今，玉已沦为奢华之物，标有明确的货币价格，足见当下君子少了，或被隐于世。

我见过一个小老板，颈上、腰上、腕上、指上、裤兜里，都是玉件，并一块一块地拿出来明请教实炫耀地给大家看。我心里很苦，这种人戴的不是玉，是货币的数量。

005

如果我把《左传》改名叫《左丘明中短篇小说集》，肯定会遭到暴烈的鞭挞与横飞的板砖。

上学时，《古代文学史》言之凿凿：“中国的小说自晋代的《搜神记》始。”我辈只能信之诺诺。不信不背无学分矣。当然，彼时也无力不信，生疑是近些年的事。

史家确定我国小说从《搜神记》开始，大概基于小说是虚构的产物。由是，虚构与非虚构是小说与纪实的分野。近年，读了巴别尔的《骑兵军》及欧美的一些非虚构小说，恍然醒悟。我们那些伟大、正确的史学家看到的天，实在不大啊。我曾做过教师，在给学生讲小说时，也大声豪气地说：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，细节是真实的。这不知害了多少人。这里向被我害过的学生们鞠躬道歉。

再说说《左传》吧，《左传》真的没有虚构吗？我存疑。

在讨论文学的力量时，我更相信非虚构。

006

今夏闷热，夜里只得开窗户睡觉。

一日清晨，太阳还没出来，一只鸟落到我的窗台上叽叽喳喳地叫。那声音除了尖厉，没有旋律可言，不柔美也不铿锵，就是唯恐人们不知它的存在。我闭着眼，翻了个身，嘟囔一句：“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发出叫声的鸟，肯定不是好鸟。”

007

去广东出差，一个朋友送我一串手链，很雅致，很贵气。我问那位朋友：这是什么材质的？朋友清晰地告诉了我，我当时也记住了，是一种很名贵的材料，可回到北京就忘了，弄得我至今不敢戴那串手链，怕有人问我是什么材质的，暴露我的无知。手链在我的书柜里睡着，我的无知在心里藏着。

不敢暴露自己的无知，是对无知的认可。我若没有勇气再去问清楚那串手链的材质，那么，这一方面的无知就永远属于我。

008

又看到几首写“花开”的诗。女性诗人写的。

多年来，看到太多写“花开”的诗了，大多是青年女诗人所作，真是花放千姿，肆意流芳。

写“花开”本无可厚非，但许多作品是写性过程或性饥渴的情绪与现象，只是时间、地点、事件的浅表交

待或虚拟、扭捏、暧昧的伪升华，没有进入诗本身，内容与情感割裂。这不是诗，是反文学的装腔作势。

写“花开”，应自如、自信，当然，以不失自我审判为好。即便写冲动的热烈，也要保留在公众面前的羞涩。“似”而不“是”，是诗歌的境界。

我是不是满身的酸腐气呀？对不起！在没找到什么灵丹妙药治疗我的酸腐气之前，还是让我自信地酸腐吧。曾有哲人说：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我是反的：念未起，觉先到。

我觉得：不断地写“花开”，要么是“花”无处开，要么是每次“开”得都不满意。

十几年前，我读到过一首安歌的诗，其中几句我一直记得：“我爱你/是大米爱老鼠/你不来吃/我就发芽/再不来吃/我就开花给别人看”。这几句诗的艺术价值几何，这里不讨论。我要说的是：这几句诗有着情感的创伤性经验，“花开”是为了炫爱，而不是炫“开”。

其实，能感动人的脏话，也是好诗。

天气闷热，心情也烦闷，很想找个通道释放。酒不

敢喝了（胃切除了三分之二），我就鼓动自己写诗，要表现什么没想好，凭着语文经验就一行一行地写了。写完我发给一个朋友，问：此诗如何？朋友回了两个字：“装怪。”我猛地觉得这两个字恰切。没筹划好要表现什么，却要用一行一行的文字当诗，这是装，装腔作势的装。前言不搭后语，意象、具象纷乱，这是怪，怪模怪样的怪。

此诗改过三次，最终被扔进废纸篓里。“诗改三遍始心安”，是指本质上是诗的文字。用烹制红烧肉的方法烹制土豆，无论外表和味道怎样接近红烧肉，根本上还是装怪。

010

孟子是个大散文家。我说的孟子是“孔孟之道”中的孟轲。

孟子的散文气象浩大，淋漓磅礴，充分表现了孟先生的文化修养和个人的精神力量。开合有致，雄辩时刀刀见血、枪枪不离咽喉。当下的许多散文家应该羞愧。

如果孟子没有那么汹涌的政治抱负，没有那么多的杀伐之念，能静下心来写散文、写诗，他的文学成就将

比屈原先生大得多。当然，这是反常识的。现实生活尚不能假设，况历史乎。

孟子为什么倾心于政治？是时代需要吗？我看未必。那么多国王都是用嘴捧他，用实物供他，就是不听他的“治国方略”，足见他的理论在那个时代不合适。

我认为孟子有政治狂想症，他这样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，讲学著述都会自得其乐，偏要和政治接轨，结果是满腹兵器，也只能“荷载独彷徨”。

把心思放在政治前途上，就得绞尽脑汁去“治”，若专心写散文、写诗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爱。

惜乎！孟大散文家。

011

魏晋时期多文人闲士，但有骨气的不多。名冠天下的曹植，不过是用八斗之才作了一首“七步诗”，救了自己一条小命，让诗歌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。当然，我绝不相信那首“七步诗”是现场即兴所作，他怕被“煎”的情绪已经酝酿好几年了。

我很欣赏晋代的陆机，他在面对死亡时的从容、淡定，显示出了文人的风骨。司马颖要杀陆机，便写一纸

密令给牵秀，牵秀率兵到了陆机的营中，陆机知道是来杀他的：“秀兵至，机释戎服，着白帻，与秀相见，神色自若”。临死之前，首先把军装脱了，换上文人的服饰，要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去死。这既是对司马氏的嘲讽，也给天下文人树立了榜样。

有人这样评价陆机的换装：“白帻乃清简之物，陆机着白帻，是以明志，表明自己一身清正，一片冰心。”

曹丕不杀曹植，绝不是因为那首“七步诗”，有几个政治家会被一首诗感动？曹丕是觉得文人都是软骨头，成不了大事。

012

第二遍读“四书五经”等儒家经典时，就像洗澡一样，把身体上犄角旮旯里的污垢找出来，搓掉，很是神清气爽。这样说，可能有些大不敬。

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贡献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，被奉为经典是实至名归的。但是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一定要警惕，儒家思想里的等级秩序、伦理道德等礼教，都是让人墨守成规、亦步亦趋的，是在压制人的想象力。想象力受压，创造力必匮乏。

由是，我想到了我国现当代的小说，有的沦为政治工具，有的一心要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评判准绳，有的只是轻浅地娱乐大众。近些年，又大有成为赚钱机器的趋势。我姑妄言：现当代中国的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实在是有限。当然，我也不能说，现当代小说家读“四书五经”读得没有了想象力。

相对地说，诗人的想象力很难受到限制（混在诗人队伍里的伪诗人除外），除了诗人先天的不羁性格外，真正的诗歌很少成为“载道”的工具。

“四书五经”一定要读，也一定要搓掉它的泥巴。

013

到某地出差，想起当地一老朋友多年未见，也无音信，便问身边当地的友人：“某某近来怎样啊？”

友人说：“这哥们儿几年不出门，电话也很少接，什么活动也不参加。我们几个约他出来喝茶、晒太阳，他都不出来，说是在家写东西。”

听罢，我就给那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。半晌，他接了。我说：“我是商震，昨天来的，你要不要出来见一下？”

他犹豫了一会儿：“我这些年也没写出啥好东西，有点羞于见人。这次我就不出去了，下次吧。”

我接着说：“你小子天天闷在家里，连太阳都不晒，小心身上长蘑菇。”

他笑了，身旁的友人也笑了。

几年不出门，就是几年不沾人间烟火气，能写出好东西吗？我怀疑。闷在家里写诗，可能会写出庄严的道德立场，不会写出鲜活的生活现场。诗歌离开了鲜活，就只剩僵滞的文字了。

014

又有几个写诗的朋友练毛笔字，并寄来给我看，我真是欣喜过望。

用毛笔写字原本就是诗人的基本能力，就像吃饭要会使筷子一样。时代的发展，使社会分工过快，诗人仅会写诗，用毛笔写字的成了书法家。

古时，所谓“才子”，一定是诗人，而诗人必备的几样功夫是：刀、酒、琴、棋、诗、书、画。现在这七项，已经是七种职业了（也造就了这七种“产业工人”）。这七项，现在的诗人会几项？我觉得，未必都样样操

作，但样样了解是应该的，了解、认识这些是借力，借力意在得巧，而非使用。

唉，我常讥讽好为人师的人，这不，我就好为人师啦。人的弱点之一，就是评判别人容易评判自己难。

文房四宝中，诗人最像笔，毛笔的特点是：尖、圆、齐、健。这四项内容矛盾着也协作着，有对立但不可分。笔之心，当有万般风云。

好的笔，腰的弹性要好，要健，只对纸墨鞠躬。腰挺住，笔锋就能立住。笔锋立，墨就实，气就贯。字不好看，是后人去说的事。

这不是诗人吗？

015

我很钦佩管仲这个人，但不喜欢。钦佩和喜欢本来就是两回事。

管仲用带钩的箭射杀小白（即后来的齐桓公）时，是那样的勇猛、坚定、正义。但管仲的射术不精，一箭射到小白的腰带上，小白没死并将自己的哥哥纠弄死，小白就成了齐国国王——齐桓公。

齐桓公有志向，要称霸，鲍叔牙就推荐他的发小哥